
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通卷五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熊氏曰四章皆言滕事末章辯墨道因許行之學附記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禀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或問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語錄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實性之之性虛性之之只是合下禀

得目下便將來受用○輔氏曰註云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然朱子旣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通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倒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

程子曰性即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嘗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語錄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孟後惟是伊川說得盡是千萬歲說性之根基又曰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凡言善惡必先善而後惡先有理而後有氣也○通曰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賢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文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

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通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見集註豈不能曰同一道而必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

葢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

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

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

不當復求他說也文集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

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

鏤氷無真實得力處也○通曰性之本善

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弗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絶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通曰性善以理言為善以事言理豈在事之外哉○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仁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

可識矣○通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無不自性善中推出孟子七篇所以教人為聖為賢者無不自性善中說來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葢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音進）也不緝（七入反）曰斬衰（音崔下同）緝之曰齊衰疏麤（麤同）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語錄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蔡氏曰按記中庸篇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葢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

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當看於字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

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通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之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闢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矣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輔氏曰前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但此言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可越國往見孟子則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音賓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古巧反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

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葢以來

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

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音義並見前篇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

畒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語錄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畒之入自賦於官助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畒只得五十六畒則十四畒須依古註折除一家各得一畒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畒也○永嘉陳氏曰夏商若同是井田則皆八家同為一井但田有多寡耳夏之井則為五十畒者九其中五十畒為公田商之井則為七十畒者九其中七十畒為公田此以周制井法約之但孟子言惟助為有公田貢則什取其一則是夏之貢不井但於五十畒之中抽十之一以供貢商之助則井井却於七十畒之外別取公田之什一以輸官

周時一夫授田百畒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

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語錄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永嘉諸人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得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當舉

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塗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獨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饒氏曰若欲考究纎悉則難理會且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斂成了如何便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多少擾擾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三代所都之地不則鄉都鄙亦恐卒難做過至於溝洫塗畛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矣

其實皆

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葢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音夕言多也糞壅於用反也盈滿也盻禮韻胡計反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他代反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或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者若此何也曰蘇氏林

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語録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反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語録問鄉學如何曰皆於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饒氏曰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

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或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瀆瀆便相離了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横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堠植種木為界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禄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禄可不勞而定矣通曰夫均之為民也而有豪強者焉有司所以治民也而有貪暴者焉豪強得以兼并而天下多游民貪暴得以多取而

天下多窮民此集註所以深嘆夫井田之不修而仁政之不行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葢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葢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禄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平聲）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六十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或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着得許多物事少閒人物過多便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盗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養去聲别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

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

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

意也 饒氏曰或問潤澤之説集註云合於人情宜於土俗此是朱子着緊説處曰前面説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温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 ○ 吕氏曰子張子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

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悦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

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通曰集註兼前章喪禮並言謂孟子之學能識其大者葢喪禮中間多少節文孟子只言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舉其大者而已井田中間多少制度只言三代貢助徹亦舉其大者而已葢自禮之既廢而節文不可復考法之既壞而制度不可復考孟子能由其略者以推其詳者不徒泥其舊者

必推之以致其新者大抵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法或有時不盡合乎古猶可也意有纖毫之不合乎古不可也善畫者不徒得其形而能得其神善論古者不徒泥其迹而能得其心此孟子之學所以為能識其大者而為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逺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見漢藝文志也許姓行名也踵門

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竹角反)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

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通曰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且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答之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志陋不過欲自學之許之學僻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七亂反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葢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煑甑子孕反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治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輔氏曰君子勞心以治人而食於人野人勞力以治於人而食人此理天實為之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正猶農夫與陶冶相與易事而以相濟相成也豈有相病之理哉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蔡氏書傳曰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書傳引此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為定也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

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語錄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括引李翺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翺沿泝二字似亦未嘗益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

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泝而翻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按東南録中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語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於潛霍地勢隔驀雖使淮泗横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

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彛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叙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如字）者勞之來（如字）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

辭也語録問振德是施惠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後從而教之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通曰本文曰不暇耕而集註曰不必耕蓋以禹之治水如此堯之憂民如此則不暇耕堯為天下得舜舜為天下得禹臯陶既得人如此則不必耕許行為神農之言而孟子舉堯舜禹之事以實證虛使治

天下果可耕且為則堯舜禹為之矣所以深斥其不然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

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饒氏曰曾子所見不在衆人所見之中衆人見衆人之所見曾子見衆人之所不見所以能説夫子皜皜如濯之以江漢之水暴之以秋陽之日其光輝潔白有不可加者矣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音鶯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

者也懲艾亦又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都管反若自然判絶徒管反後皆倣此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葢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於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輔氏曰若不着得精粗美惡來說則無由

說得通此義自孟子來無人看得出至集註而後義始明○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共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黄帝者皆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通曰許行始終託為神農之言始則以教民耒耜自神農始故託為君與民同耕之說此則以日中為市自神農始而又託為市賈無貳之說殊不知天之生物本自有洪纖妍醜之不同故雖市中所粥之物政自不能無精粗美惡之或異比而同之豈天理哉未有非天理而能治天下者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通曰孟子以闢異端為己任前章之首揭之以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此章之首揭之曰墨者夷之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者也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

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或問夷之請見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

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契乙反之

輔氏曰先儒皆以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兩句為孟子設為此辭以問夷子盖於其事親至切處感發之今集註斷以為夷子實嘗厚葬其親不從墨子薄棺無椁之制者盖墨子之說本是失於兼愛二本耳若薄葬是特其教中一事夷子雖受其教而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政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

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又宜反下同語錄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意卻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

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魯齋王氏曰既援儒而入於墨復推墨而附於儒兩句極異端之情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白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云若則是取譬也明矣蓋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正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非謂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己子者蓋兄弟之子即與己之子無異也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

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饒氏曰夷子是引若保赤子一句來證愛無差等之說孟子則謂不然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是說夷子差看了若保赤子之意信真也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也以下三句却解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榦枝葉自有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榦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為愛無差等○通曰本文曰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纔謂之使便涉人為便有假借有安排今曰天使之則莫之

為而為無假借無安排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天理之自然者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音婁)蛄(音姑)也嘬攢(祖官反)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力董反)也梩

土虆音預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轟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掩之誠是也此一句是問掩之是耶非耶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一句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葢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通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夷子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言皆非也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

孟子通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孟子卷六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張毓棟

孟子通卷六

朱子集註

元　胡炳文　撰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熊氏曰六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

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死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

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語錄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語錄孟子一生

賢若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得枉尺直尋四字以

恐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

利言則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死事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如此豈不是自然或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

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語錄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求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

以射之他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面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面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通曰士大夫自重其身當如女在室不可纖毫受人指點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能自重其身者也蒙之六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不能自重其身者也六二稱女子六三稱女不稱子一字去取之間嚴矣嗚呼使士大夫不自重其身而輕於往見則與女之見金夫不有躬者無異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

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通作納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葢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

之事也饒氏曰乾元亨利貞便是剛健為正坤利牝馬之貞便是柔順為正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之志在得土地儀衍從而投其所好不過妾婦之事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語錄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箇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箇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

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魯齋王氏曰居仁以心言立禮以身言行義以事言○通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説語録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内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不仁者失其本心惟欲取容於人爾非無廣居也自曠之而弗居惜哉

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去聲行氣燄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

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叔京名鎬昭武人○語錄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胷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通曰集註所引謂戰國之時不見聖賢德業但見姦巧之人得志如此遂以為大丈夫此數語真可乍景春之問殊不知自古聖賢德業之盛亦只從本心上推出來奸巧之心非聖賢正大之心得志橫行一時氣燄可畏其氣豈聖賢剛大之氣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切皿武永切）

禮曰諸侯為藉（音席）百畒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畒收而藏之御廪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音揮）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音斧）黻（音弗）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敷又反）器者　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三月無君便

去弔之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必竟子為士則祭以士子為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此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則弔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

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熊氏曰按二章言妾婦之道三章言女子之從人蓋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不可以二大節一虧終身之累也○通曰集註末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苟仕故下一非字孟子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

義者矣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為無事而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飱兮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在齊皆有所養想亦是先王之澤未泯○通曰士何嘗有志求食亦何嘗無功而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惟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

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恱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

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拯與救通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

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饒氏曰武行王政故征伐無所不服行仁政也似難如湯行仁政則有夏臺之囚文王行仁政則有羑里之囚滕方欲行王政齊楚便去迫他然孟子告之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宋則未行故孟子言不行王政云爾○通曰尹氏拳拳於自治已之說者益以自勝者強宋不能自勝是不能自強宜乎齊楚之強足以勝之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通曰此章言宋事者三章政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十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見得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

之見音現惡去聲瞯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瞯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去聲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於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己所知而深

惡之此子路守己之嚴而惡不仁之誠也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〇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賤而可恥輔氏曰與其汚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木泄柳猶為狷者也〇饒氏曰古者不為臣不見前面陳代一章終未甚分曉此一段說得極分曉畢竟公孫丑是問不見諸侯何義故孟子答之甚明是皆已甚陽貨先豈得不見皆是斷之之辭觀陽貨之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

通曰士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其為志之高淪於汙下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〇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上去^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音古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以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振拔而日新矣○熊氏曰當時宋以小弱之國結釁鄰敵厚賦於民宜其亡也孟子勸時君行仁政齊梁宋滕鄒凡五國宋滕鄒皆小國也宋不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而滕行之為國者亦強為善而已或曰滕滅於宋宋滅於齊而鄒亦并於魯均之亡國而滕則修身不惑以俟命者也鄒宋則蹙之而宋之自戕殆有甚焉○通曰宋欲行王政而宋君臣皆無克己之勇王政如何能行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通曰古今一治一亂相尋於無窮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輔氏以氣化有盛衰而後人事有得失者為理之常却以人事轉移氣化者為理之變朱子言理之常輔氏分常變而言恐非朱子立言之本旨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洞反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饒氏曰水逆行是如此壅塞上來遂至於横流當初畢竟先亦是如此壅塞到堯時水多年無去處故泛濫於中國○通曰自開闢至於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洚水自係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逺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通曰此所謂害人者消言洪水之害能害人之身未至如後世邪説之害能害人之心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宫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壊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中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康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壊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通曰此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非特世道升降之會自是吾道盛衰之一會故此後千餘年閒其始也暴君代作無非害民之舉其末也邪

說暴行有作直有以害民之心術矣此所以巾閒之亂不一而紂之身又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

治也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之說者此言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壞缺之失也蓋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墮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通曰孟子提出書中一正字以見後所謂邪字彼一時也正而無缺者如彼此一時也邪而有缺也如此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通曰前曰聖人之道衰此曰道微微則幾至於無矣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

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胡氏

名安國建安人○語錄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臣賊子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粲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奥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具事善惡暸然在目觀者知所懲

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夫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作春秋以討亂賊垂致治之法於萬世之下則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寄空言以寓諸事與夫子無異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通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夫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横為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説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

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語錄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上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或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

糲食必不能堪盜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跡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没合殺使天下悵悵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但本文充塞仁義以下自難看少箇意脉過率獸食人上去故集註從而補之曰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

亂將作是以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如此說得甚分曉○通曰堯舜既沒暴君代作非特天子如此諸侯亦如此今則非特諸侯之放恣如此而處士之横議又如此楊墨是也不中則曰横議不正則曰邪說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逺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頼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

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語錄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饒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亦各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

小節都壞了此段是指楊墨而言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通曰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荆舒者以楊墨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害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語録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辨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

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爾○饒氏曰問邪說誣行如何分曰説既邪辟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前言詖淫邪由詖而始此言息邪說由邪而始詖行淫辭則自邪說上來放者廢放距絶○通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簒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辨拳拳欲正人心其

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説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

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音鐸聖賢之心也語錄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葢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巳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又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齾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或問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巳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而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行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言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呑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之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擘也其語意與子誠齊人也相似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盗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盗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

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葢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鶂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葢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去聲下同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以至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物也況如匡章者既已稱仲子為誠

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則孟子烏得而不與之辯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也只自其身而推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蚓而後能充其操焉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非人之所能為則是邪說詖行又豈可不深辯而力攻之耶又曰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通曰孟子多言充字曰擴而充之曰充類至義之盡皆解作滿字但彼則言理之體本大充滿其體則極其大此言仲子廉之操本小充滿其操必極其小故以蚓言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

廉哉輔氏曰人倫天叙也人惟有人倫然後可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此其所以為大也避兄離母則是無人倫矣雖有小廉僻行適足以誇於亂世而惑夫人心也可不謹哉可不畏哉○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禄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纖屨辟纑以易之者又安知其所從來之非義如諸侯之取人猶禦然他既交也以道接也以禮則孔子受之矣若思其所從來則思之過行一步也不得了這箇不是孟子如此辯得分曉則後世將謂仲子是箇好人○通曰必如蚓而後充其操人之所不可為也人倫人之所固有而人之所當為也不為人之所當為而欲為人之所不可為豈人理哉

孟子通卷六